

# 到底谁是少数人？

中共一直在用一种“理论”愚弄百姓：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看起来好象很合理吧？至少是比较合算的一桩事（当然，这在道义上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

比如，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很多人听信中共的宣传，认为少数人受到迫害没什么大不了的，要“顾全大局”，

于是不愿了解迫害真相，甚至不假思索、麻木不仁，也有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推波助澜者。

这种所谓“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的逻辑错在哪里？因为至少必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部份少数人的利益同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互相矛盾。如果没有矛盾，这个逻辑就完全不成立、更谈不上合理。

可是，中共用各种宣传把人们弄糊涂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种党文化现象——不能正常对待大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利益关系。

## 第一，利益有冲突吗？

法轮功讲真善忍，他们的利益不但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冲突，而且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他人。法轮功反迫害、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跟普通百姓就更没有利益冲突，也是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一部份。所以，利益不矛盾，也就不存在什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要去“牺牲法轮功学员的利益”的前提条件了。

有人说了，共产党不镇压法轮功就要去镇压别人，利益还不矛盾？其实，这不正是说明共产党很邪恶吗？

举个例子，一个母亲有10个女儿，其中有一个天天受到继父的强暴。如果说这个恶棍继父不强暴这个女儿，其他女儿就要遭殃，于是，就认定那个女儿同其他女儿的利益有着根本冲突，要其他女儿一起来仇恨这个女儿。天下的母亲们会这么想吗？

## 第二，谁是少数人？

被中共划分的“大多数人”和“少数人”，正如前面所说，其实利益是一致的，是一家人，都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大多数人”，而真正害人的是为了维护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共产党这个“少数人”，他们的利益才同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根本不同。就是说，母亲、受害女儿和其他女儿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真正跟她们有着不同的根本利益的是那个恶棍继父。只有制止那个恶棍继父，家才能平安。同理，只有广大百姓共同一起制止中共恶党，国家才能太平，人民才能过正常的生活。

所以，中共所说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其实质是“为了共产党少数人的利益，必须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

一位朋友的母亲去海外探望女儿，老人家对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事情不太理解。觉得自己过得好好的，管这些事干嘛。但是，她看了国内著名律师写的公开信，记录了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极其下流的性虐待时，作为一个母亲，老人家不再认同中共的所谓“多数人的利益”了，因为她觉得她和那些被迫害的“少数人的利益”紧紧连在一起了，她认为中共这个邪教才是真正的“少数人”了。（文 / 欧阳非）◇

# 明慧週報

副刊

第53期

2006年4月7日

## 忘记也是一种能力



小马自信这一波的人事变动，他一定可以升职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升职的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经过打听之后，他怀疑某位同事在领导面前说他的坏话，才使他不能升职。他越想越生气，就跑去找他理论，虽然那位同事说他没有做这样的事，可是小马认为那是他的推托之词。

一个星期之后，主管告诉他没有升职的原因，是因为单位最近有一项重要任务，须借重他此方面的才干，所以暂时将他留下来。局长已经预留了一个职缺给他，等这项任务完成后，他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小马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才知道自己误会那位同事了，于是很诚恳地去向他道歉，想不到对方竟然回答说：“我已经忘记有这一回事了。”小马见他说话时自然流露出祥和的态度，才体悟到：原来忘记也是一种能力，只有不记他人之过，才能活得自在与舒适。

在滚滚红尘中、在人与人的恩恩怨怨中，许多人被无谓的烦恼所束缚，以致时常愤愤不平、又苦又累。想一想，如果我们头脑经常被这些思想垃圾所占据，这样人生的品质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 诚实守信 传统美德



陈国瑞是安徽望江人，靠炼铁起家，成为当地的富商。陈国瑞想要为母亲选购墓地，有人帮他相中了张姓老翁的一块山林。陈国瑞的儿子怕张家漫天要价，并没有告诉他们买地的真实用途，最后以三万钱的低价把地

买了下来，并订下契约。

陈国瑞后来知道了这块地价值三十万钱，于是教育儿子不能用诡计骗人，在向张老翁赔礼道歉之后，要按山林的

实价把钱补给张家，但张老翁认为契约已经签订，自己不能反悔，拒绝接受陈国瑞的补偿。

诚实、守信这些传统美德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经荡然无存，但毕竟支撑中华数千年文明的这些传统美德已经深深溶入了中华儿女的骨髓中，只是近代被中共宣扬的“假恶暴”所感染，只要我们从内心真正摒弃中共的“假恶暴”，每个人从自我做起，相信这些中华传统美德在不久一定会重返中华大地。◇



不知有多少次举笔又放下，怎样用这淡淡的笔墨，在白纸上书写王明铎这平凡而伟大的英灵，曾经象一簇淡淡的小草花，散发出生命所固有的缕缕芬芳，可就是这淡淡的清香却重重的凝滞在我充满悲愤的心灵上。

我再不能不提起这久搁的笔，因为王明铎兄弟默默不语只是低头忙活着什么的影像实在让我感动，叫我无论工作多么紧张、闲暇时多么悠然，都难以在我眼前挥去，时间越久这影像越是清晰可见、慈祥可亲了。我祈祷——

由于生计我与王明铎相识。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在忙活着，而很少讲话。印象中他总是用乐观无畏的姿态，面对眼前的苦辣酸甜、寒暑冷暖。这种姿态是发自内心的、发自骨子里的，不能不叫我聪明能干的骄情在这时垂首自悔，相形见绌。

我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多挣钱的常人。而明铎兄弟总是在认认真真地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有一次，由于工作紧张他不小心用钳子把手夹掉一块皮肉，泥水弄脏了伤口，他一天没吱声，后来被我爱人看到了，要给他包扎，这时伤口已经风干了。临收工时，我爱人知道他家很长时间没钱买菜吃了，就给他车后架上绑上几棵白菜，他执意不要。夏秋时我们种的花草有些干了。我下班时随口说给值夜班的明铎：把干的地方用水喷一喷。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来一看，明铎整夜未睡把所有的花浇透了一遍，省去我们好几个人工。

我爱人没什么文化，她常说一些真心话：“修炼法轮功的人都这么好！哎呀！在现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在为名利而拼命争斗，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一些个人哪？哎，人家真是太好啦！”

最后一次见到明铎是他被警察第二次绑

## 龙王庙的故事



【明慧网】蔚县原朱家湾乡姓刘的一位老“游击队员”讲：在蔚县、宣



架后，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扔到家里。他从原来的一个身材魁梧、身心强健的小伙子，变成了象一个身形偻曲的老人了。在他身上很难发现原有的音容，只是不停地短促的急咳肺喘。只是有一种东西没有改变，就是一种发自骨子深处的那种乐观无畏的高贵精神。

明铎亲口告诉我说：2000年警察绑架了他以后，曾经向家里人敲诈一万多块钱（他妻子下岗，还有个十多岁的女儿）。这次一个叫刘坎华的警察因为明铎不放弃法轮功，为了报复又绑架了他，并威胁说：“这回我叫你死定了，叫你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

我不禁向苍天发问——王明铎何罪之有？哪的王法指使你们这伙亡命徒，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把人折磨成这个样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鲜活的生命摧残致死，而且“叫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这种野蛮行径也只能发生在共产独裁的黑暗社会里。共产党的法律是不敢公开注释自己的所做所为的。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神圣的文明。她创造出的“人”字是不可能再简化的，这一撇一捺互相支撑，内含丰富。而“人”的概念在共产党眼里，就象是随意拣取的两根一长一短的鸿毛，随时都可使之飘忽开来，飘忽溶化到子虚乌有的程度。共产党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就给了他足够的人权了。那么王明铎的人权哪里去了，他在被非法绑架、被敲诈勒索、被刘坎华威胁、被唐山劳教所无法无天的残酷摧残的同时，他还享受着这“和谐”社会的所谓“人权”，而为什么最后就连这样的人权也被剥夺了呢？！◇

化、涿鹿的交界地有一东黄花山，山上有一座龙王庙，附近百姓每遇天旱或上山求雨或请下山行雨每每应验。人敬神佛，神佛也保佑着这一带百姓安居乐业。山上香火鼎盛，一年一度的庙会更是热闹非凡，附近所有善良的百姓都要上山敬香拜佛。东黄花山也因此而远近闻名。

据说日本当年进中国的时候，欲将龙王迁居东洋，可是当把龙王请上火

车后，火车光是鸣——鸣——的鸣笛又是吭——吭——的加火，可这火车就是纹丝不动。最后只好将龙王送回山上。从此后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冒犯，附近善良的百姓们也就更加信仰神佛了。

可也有不信的，也有拿生命做赌注的人，就是当年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游击队。有一天，他们黑夜活动完，就上了东黄花山。进入正殿后，有

## 意想不到

——痛感于苏家屯集中营活体解剖法轮功学员贩卖器官事件

文/千载云

极目远空  
本想得到一片明净  
天空却塞给我  
一堆堆乱石般的云影

伫立河岸  
本想得到一份宁静  
黄河却掀给我  
一阵阵激愤的涛声

漫游网海  
本想得到一分轻松  
苏家屯却投给我  
撕心裂肺的巨痛

中共总有  
我们意想不到的屠戮  
而绝没有  
它做不到的血腥残酷



▲真人演示中共苏家屯法西斯暴行

个游击队员就一屁股坐在佛像前的供桌上拿起供品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别人劝告说你吃供品就吃饱吧，快别坐在供桌上吃。这个人不但不听劝，还边吃边骂骂咧咧的说些不敬的话。吃着吃着，一个馍馍还没吃完就口吐白沫一头栽在地下咽了气。

这是个真事，在这一地区每当人们谈起神佛、报应的话题时准要津津乐道的说起这个故事。◇